

康养旅游



咖啡香飘彩云南

AI 制图

□周保堂

在我的固有认知里,咖啡是带着远洋气息的舶来品。自大学时读外国文学作品起,便知它产自非洲高原或南美洲雨林,是西方高端咖啡馆落地窗前的时尚符号。漂过万里重洋来到中国,它最终落脚在北上广深的写字楼里——是白领手中精致的拿铁,自带一层“高大上”的疏离感,与我印象中烟火气的日常,隔着遥远的距离。

生活在中原的我,从未想过这缕源自异域的香气,会与“茶叶王国”彩云南的山川草木结下不解之缘。直到脚踏昆明的土地,车窗外的风裹挟着一缕温润的焦香扑面而来,网约车司机笑着说:“这是云南产的小粒咖啡香呀。”那一刻,关于咖啡的所有既定认知轰然崩塌。原来,这颗小小的咖啡豆,早已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百年,酝酿出独属于云南的醇厚味道。

为探寻云南咖啡的奥秘,旅途中,我们特意从保山市隆阳区驶下杭瑞高速,沿盘山路向小粒咖啡黄金产区潞江镇开去。随着汽车缓缓爬升,目光所及的山坡上,皆是郁郁葱葱的咖啡树。枝繁叶茂间,层层叠叠的绿叶交织成一片绿色海洋;近处路边的枝条上,清晰可见一串串红色的咖啡果,宛如玛瑙项链,在阳光下轻抚下闪烁着宝石般的光泽。

忽然,前方道路上方,“中国咖啡第一村新寨欢迎您”的牌子映入眼帘。这里,正是我们要找的“云南省精品咖啡庄园”——新寨村,一个集咖啡种植、加工、品鉴、住宿于一体的秘境。

庄园内咖啡博物馆的墙上,资料如是介绍:在彩云南,咖啡豆早已扎下百年深根。时间回溯至1892年,法国传教士田德能携一株咖啡苗,穿越滇西的崇山峻岭,将它栽种在宾川县朱苦拉村的教堂后院。谁也未曾想,这株远渡重洋的外来植物,竟在滇地的土壤里,开启了一段跨越世纪的生长传奇。从最初的零星植株,到民国时期景颇族、傣族同胞的分散引种,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规模化种植的兴起,咖啡豆在云南的岁月里默默扎根。百年光阴流转,当初的一株幼苗已繁衍成漫山遍野的咖啡林,彻底打破了“咖啡是现代舶来品”的固有认知。

云南能成为中国咖啡的核心产区,从来都不是偶然,而是山水馈赠的必然。这片被北回归线穿过的高原秘境,藏着孕育优质咖啡的地理密码:海拔1000至2000米的山地丘陵,让咖啡树得以在充足的光照中积累糖分,又在昼夜温差里锁住风味;年均18℃左右的温润气候,避免了严寒与酷暑对植株的侵袭,让咖啡豆缓慢成熟、沉淀香气;从普洱的无量山区到保山的高黎贡山麓,富含矿物质的红壤与砖红壤,为咖啡豆注入了独特的风土印记——“浓而不苦、香而不烈、略带果酸”。

为助力乡村振兴,云南大力推进“咖旅融合”,将咖啡与文旅、乡村发展深度联结,新寨咖啡庄园便是这股浪潮里的生动注脚。我们来时恰逢采收季,咖农挎着竹筐穿梭林间,指尖轻捻,饱

满的红果便落进筐底。晒场上,咖啡豆铺成金色的海,在滇南的阳光下静静发酵;风掠过,裹挟着青涩果香与泥土的温润,漫向远处的村寨。民宿里,磨豆机的嗡鸣应和着柴火噼啪,粗陶壶煮出的咖啡,香气瞬间盈满院落。老茶客手边的粗陶茶碗旁,多了一杯冰美式。这杯曾带着异域感的饮品,早已卸下“高端”标签,“左手咖啡右手茶”,竟成了滇地最鲜活的烟火日常。

端一杯亲手烘焙、冲煮的咖啡站在平台眺望:远处是高黎贡山的层峦叠嶂,脚下是怒江峡谷的激流奔涌。瓷杯轻晃,浓郁的焦香腾起,直扑鼻尖——这股属于云南小粒咖啡的独特芬芳,不仅征服了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游客,更乘着山风飘向了世界。据统计,2025年云南咖啡种植面积达146.3万亩,其中3.25万吨优质“云咖”远销全球29个国家和地区。

杯底渐空,香气却在舌尖生了根。这味道,竟让我读出了故乡与他乡的默契。中原的味道是醇厚的麦香,像黄土般地扎实;而滇地的风,却给咖啡注入了花果的清冽,那是红土高原独有的呼吸。云南从不是单一的味道:茶马古道的茶香孕育了它的底蕴,远道而来的咖啡香则点亮了它的新生。它既能守住普洱的陈香,也能容纳咖啡的浓醇,让两种香气在街头巷尾共生共舞。原来,最动人的交融,早已化作杯中这缕悠长的香——飘在彩云南的云影里,也落在每个寻味者的心上。



AI 制图